

野性

洪三泰 著

野性之风，雄性之风
搏杀之风，狂恋之风……

风流时代三部曲



花城出版社

第二部

野性

洪三泰 著

风流时代三部曲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时代,第2部,野性/洪三泰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3

ISBN 7-5360-1970-X

I. 风…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873 号

风流时代 第二部

野 性

(原名《闹市》)

洪三泰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875 印张 1 插页 440,000 字

2000 年 4 月第 2 版 2000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5,000—10,000 册

ISBN 7-5360-1970-X

I·1671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背景:1、广州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百步街。2、泚江流域大金矿。

人物:1、农民挖金巨富山狗。2、香港女同胞李焕芝及其女儿许艳娥、许艳婷。

巨富山狗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悍的野性打进了百步街,想全面控制此街的经济命脉;李焕芝以外商身份同时投资百步街。卷入激烈商战的百步街折射着南方都市搏击的刀光剑影。姐姐许艳婷和妹妹许艳娥在危急关头作出最后抉择,分别投靠山狗和李焕芝,百步街因此更加战火弥漫、风起云涌。亲情、爱情、友情化作危情。人物命运突变、故事变幻莫测。以山狗为首的新一代,在商战的磨练中,学会靠智慧、魄力和献身精神掌握自己的命运。作品直接切入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是一部人物性格突出、极富内涵和现实意义的社会百态以及浓郁的广州风味的长篇力作。

前 言

从诗到故事

——评洪三泰《风流时代》三部曲

雷 铎

洪三泰要推出百余万字的《风流时代》三部曲，消息很令我吃惊。

我认识洪三泰，是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77年，其时我承蒙广西作协推荐和《诗刊》错爱，在《诗刊》做编辑。《诗刊》那两年推出了一批青年诗人：东北李松涛、西北章德益、杨牧、上海徐刚、广西于力，广东则是洪三泰。洪当时是“湛江农垦”局长秘书，因为其接二连三的“南国牧歌”系列而蜚声诗坛，我曾是他的“责编”。

后来，洪的创作面渐宽，由诗而散文，而报告文学，而电影剧本，而小说……其中《中国高第街》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女人街》为他赢得颇多声誉，他的诗、散文和报告文学屡获大奖。

洪此次推出的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中，我细读过《野性》，另二部略知其大概。

一般说，“诗人”长于情而短于叙事。

——抒情是感性的抒发，多是引发了作者感慨的生活片断，如花瓣，如柳絮，如云影，如鸟歌，并不要求需有组织很长很连贯很有悬念的故事；

——叙事是离不开很强的理性思维去参与的，譬如一个人的泰否顺逆、政治风波、爱情纠葛、商战硝烟……再扩大，是一组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再扩大，是一个社会背景的盛盛衰衰，非非是是……这和“片断的诗”极不相同，它需要许多别的素质或才能，例如：

体察社会人生的敏感；

积累人生素材的丰富；

思考历史是非的沉着；

编织复杂故事的“手艺”；

……等等。

好的诗人不一定是好的小说家；

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好的诗人。

能二者兼有的人，一般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天才或巨匠。诗体的叙事式的诗，如但丁；诗式的叙事，如托尔斯泰。这些，真正是凤毛麟角。另一类，是能分别使用诗和叙事两种不同的武器（往往因时而异，少年写诗，中老年写小说），自然不及第一类天才巨匠的两种禀赋浑然合一之极致，但亦算得多才多艺，中国现代和当代的典型，如郁达夫，如王蒙，如贾平凹（贾氏的许多散文其实便是诗）等。这两种人，前者为天才（天赐之才），后者为兼才（一专多能）。

洪三泰属于后者，多才、多艺、多能、多绩。

洪三泰从诗过渡到长篇小说，中间经历了报告文学。

这对他很有好处：

“走万里路”，从大都会到小乡村，遍及广东四隅（东西南北）、三江（东西北江）和两地（港澳）。

“交百种人”，从千万大亨到街头“流民”，从商业街的男

女老板，到淘金矿坑的霸主、工崽、地痞……洪三泰十余年来有意积累了六七百张各种各样的“脸谱”，其中一些或极成功或大红大紫又大起大落的商界“巨腕”、“私企大亨”，曾与之在“煮酒论英雄”的慷慨之后，与洪三泰长谈，乃至涕泪交流……当然，也还有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经济理论界的专门家，都给过洪三泰现在这三部作品，以理性的烛光。

这三部曲的长处，第一是好看，第二还是好看，第三还是好看。

第一个好看，是有吸引力，主要是“悬念”，这几乎是一切成功的古典叙事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例如《野性》中一个“土得镶金牙”的暴富在一条小商业街上展开了奇诡莫测的争夺，山狗以他农民式的鲁莽和战将般的勇谋兼用，竟打败了港商及其一对娇娇千金，故事环环相扣，有金庸式的悬念才华（尽管王朔骂金庸故事“很臭”，但仍不失为好看的故事）。

第二个好看，是顺眼。现如天书般满天飞的出版物，故事或题材好看的东西也不少，但文笔好（至少顺畅）的不多。洪三泰是由写诗学“练字”开始的，所以，要从他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中找“硌眼”的词句，不易，这也是一种如今难得的工夫（这需要有才能，也需要肯用心）。

第三个好看是故事和语言背后，有人、有女神或天使，也有恶魔或恶棍；有沦落的真理，也有耀武扬威的荒谬，人间百象、都市面面观，总在故事或人或语言的背后，展示着这个现实世界的合理和荒唐、合法和胡闹、合情和乖怪……总之光怪陆离，有当年洪三泰也参与过的《羊城晚报》之“作者连环长篇小说连载”《都市迷情》式的情态，写出了迷情中的都市里千行百中的各色人等，或是都市的迷情下幻化中的种种景象。

有感于斯人的勤奋与耐心，抱负与劲力，发了如上感慨，

一如广告，都似溢美之辞；但书是花城出版社出的，并未付广告费给我，捡好的来说，是因为篇幅有限；至于故事大纲，我倒建议做一则商业广告来推介——书也是商品，为什么就不可以做“硬广告”？至于书的不足或缺陷，必然有许多，否则，便是巨著了；其得与失，发言之权，更多的，在于读者。

洪三泰长我五岁，论年龄是大哥；在“文学”的洪涛中，我们又是同命运的一代，包括“知青部落”的郭小东们。写此文时，是二十一世纪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未届五十的我，因冠心病之患而住进“霍英东心脏中心”，写此文时，心中有些苍凉：我们这一代“码字”的，有一些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例如路遥；有一些已经封笔从商，或者覆砚为官，或者心寂封笔……洪三泰这“三部曲”的成败得失并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证明在辛酸老辣的上一代作家和幸福润滑的下一代作家之间，尚有人在；在辛辣与甜滑之间，留下一点不甘不平的故事，为历史作见证——如此，则如草荣草枯、虫生虫灭，不论时代如何、人生如何，故事总是有的。

2000年3月8日完稿于“英东楼”

风流时代三部曲

作者简介

洪三泰，广东省遂溪县人。一九七九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文学院副院长。现为国家一级专业作家。

主要作品有：诗集《天涯花》、《孔雀泉》、《野性的太阳》、《悬念》；散文集《心海没有落日》；中篇小说集《热吻》、长篇小说《闹市》、《心网》；长篇报告文学《魅力在东方》、《金鹏岁月》、《知音王国》、《体坛神笔》、《中国高第街》；电影《女人街》发表评论文章三十多万字。诗集《孔雀泉》获广东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抒情诗获多项大奖；散文集《心海没有落日》获首届秦牧散文奖；报告文学《丽珠之光》获人民日报文艺奖。创作经历及成就，选人《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八部辞典。

风流时代三部曲

封面雕塑
罗丹



第 一 章

金三角酒店，在广州百步街头可谓鹤立鸡群。

这是个静静的猩红的深夜。

那些红木台椅，在珍珠灯链的映照下，更带有血性，让人倍感在此地的神秘莫测。

钟声敲响了两点。

离收款台只有数步远的圆桌旁，坐着两个女人。吊灯五颜六色，照着圆台的两个高脚酒杯时，酒杯里的“马爹里”立即辉煌起来。桌上的牛扒、凤爪、马蹄糕之类似乎还原封未动。

确切地说，这是两位年轻的小姐。只见她们在轻声细语地谈论什么。

靠左边的约莫二十二岁，吹一束鹤立黑发，描眉精致，面部淡妆，颈项的金链坠落，不偏不倚地挂在颇深的胸沟上。低胸新式意大利晚装呈咖啡色。她叫许艳婷。她不时玩着那只高脚酒杯却没喝一滴，仿佛酒里有什么神秘物似的，她要细看多遍，直到发现奥秘为止。

靠右边的叫许艳娥，看去更年轻一些，十八岁的样子。她穿着简单，短袖（其实短成背心状）衫很白，百褶裙猩红，体态苗条，面庞白嫩美丽，眼睛乌黑闪亮。她似乎对圆桌上的酒物不感兴趣，只是望着碟子上的刀叉发愣。两人不时低语几句，像在等待什么人。两人同父异母，长相也不一样。姐妹俩在百步街是绝无仅有的美神。本来同在华美服装店做着婚纱、礼服和最新流行服装生意，后来因趣味各异，少不了口角，许

艳娥不想被姐姐调遣，自创首饰店。分开后倒好了，两人毕竟还有手足情，眼看生意都有起色，都成了小店老板，便都显得高雅大方起来，平素问寒问暖，自然得体地寒暄。夜深同时关门，便同时进入金三角酒店消夜。

今夜酒店人不多，也没有卡拉 OK 震耳欲聋。她俩几乎固定占了这个圆桌，总是下半夜三点才肯离去。

这时，酒店里的东西两角的圆桌旁，坐的多是艳妆女人，脂粉香水味充斥其间，每个女人旁边都偎依着一个举止很不庄重的男人。他们彼此无话可谈，却在揽头揽尾，有失雅观。

侍者一色孔雀石旗袍，勤快地穿行其间，低声细气，彬彬有礼。对于那见不得人的动作，她们已熟视无睹。

金三角酒店，多是个体店主和被称为“鸡”的女人后半夜光顾的场所。经过一天的争夺战之后，这些个体店主必定来喝夜茶，尝西餐。卡拉 OK 早已收场，劣等歌手的歌当然也听不到了。

他们喜欢来这装修高雅的金三角享受一下夜的宁静。偏偏有那些彻夜浓妆烈香女人混进来，真可谓鱼目混珠，雅俗共赏了。

后半夜，冷气关了。金三角酒店差不多已经很冷落了。许艳婷终于呷了一口“马爹里”，打了个呵欠，对许艳娥说：

“我想睡了。你那白马王子总是不守信用。都快三点半了，还不见他的影子。我就看他不是正经人，说不定又去找别的女人了。”

艳娥用刀具敲击着红木圆桌，说：“别乱说。”她一听姐姐这样说就不高兴，绷起面孔望着酒店的大门口。

酒店总经理高谭听到敲桌声，以为顾客在叫菜，便走过来，微笑着问道：“许小姐，要点什么？”

许艳娥瞟了他一眼，摇摇头。高潞赔了个笑，转身大声唤道：“都睡觉去啦……”

穿孔雀石旗袍的姑娘不知从哪里一下子钻出来，站在过道旁，等候总经理训话。

高潞并不训人，回到收款台的高椅上，自斟自饮了一杯“威士忌”。看来他要陪伴到底了。

“姐姐，要不你先去睡吧。”艳娥说。

“我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倒想看看他是怎样说第一句话的。”艳婷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艳娥抿着嘴，随即把半杯“马爹里”灌到肚里去。她不轻易这样灌酒。这半杯酒呛下去呛得太急，她拧着脖子咳了起来。咳得好凶，正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忽然酒店门口一辆豪华摩托车呼啸而至，马达声嘎然而止。

酒店的自动门开后，在灯光里现出一个汉子。一阵郊野的夜风被忽啦忽啦地带进来，汗液的气味和巴黎浓烈的香水味搅在一起释出大蒜拌五月艾草的特殊味儿，教所有在金三角消夜的人都惊愕，稍后，特殊味儿被高潞再放的强力冷气驱散。

这个新来的汉子把身上那件起油污的名牌劳士衬衫扯将下来，挂在座椅的上沿。这时，挂在颈脖上那粗麻绳似的金项链便开始不规则地摇晃起来，在七彩吊灯下倍觉耀眼。左腕那金表和右中指那螃蟹大的戒指相映成两个星座。金利来皮带的金扣环已有一半嵌进丰满柔软得流油的肚皮里。这时，高潞在背后猛一拍汉子壮实的肩膀。来人不理，把随身带来的缸形挂包甩在椅下。

“喂，山狗！”高潞打趣说，“两位小姐已等得不耐烦啦！你却迟迟不来。”

山狗不理睬，一屁股坐在花梨椅上，两手叉在膝盖上喊

道：“鳄鱼头，有花旗参炖水鱼吗？”

“有。这就来。”高谔说，“有白斩狗、指天椒，要么？”

山狗说：“酒、狗肉和女人都要！”

这时，许艳婷猛拉许艳娥的手悄声说：“走！我早说过，你白长了一双水汪眼儿。这狗嘴能吐出象牙来么？你看他多粗野。”

许艳娥站起来，吃惊地盯着山狗，像盯着一个陌生人似的。片刻，又坐下去，用恳求的目光瞄了姐姐一眼。

山狗用拳头在花梨圆桌上捶了捶，粗声道：“娥，这是你姐姐吗？她长得更像七仙女哩！坐，坐，坐！”他动手拉许艳婷，“你不是在等我吗？”

许艳婷猛甩掉他的手，恼怒道：“还有个规矩没有？动手动脚……”

“哎哟，许小姐竟同我讲什么规矩啦？广州满街靓女都不同我讲规矩。”山狗像被戳了一锥子，倒认真起来，“娥，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规矩过吗？哈哈！喂，鳄鱼头，水鱼呢？”

热腾腾的大盅水鱼花旗参炖品由高谔亲手送来。这高谔也不过二十八九岁，弓腰的样子活像个富家的看门老头。他把炖品放在山狗面前，诡秘地说：“老友记，我特意给你一盅壮阳鸡汤，白送，嘻嘻你需要这玩意儿。”

“喂，山狗，别只顾着吃。”许艳娥高声说，“我要的东西，拿来没有？”

山狗像黄牛喝水似的，只管把脖子伸到炖盅里，嘶啦嘶啦地喝着。水鱼汤还冒着炙人的热气，他不敢大口大口喝，只是不停地啖尝着。粗肥脖子和光滑圆滚的脊背天衣无缝地连接着，隆起了疙瘩儿，像荒废的不长草的山包儿。

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望着许艳娥，很坦然地说：“你要

的不过是钱嘛，都拿走了，我山狗什么时候骗过人？”

他把地下的缸形挂包打开，立即现出崭新的钞票，全是百元面额的。显然，这是刚从银行里提的款，还有一股芬芳的墨香呢。

“过来，你叫艳婷是吗？服装店生意淡了，是吗？先拿三十万去用用，剩下的二十万给阿娥开第二个金饰店做本钱。”

白花花的票子从缸形挂包里搬出来的时候，金三角酒店的灯笼一下子亮了一倍。坚持到凌晨的夜鬼们，被这堆崭新票子所发出的光刺痛了眼睛，一个个惊奇地站起来，情不自禁地向这边挪步。

高谔先一愕，发现金三角顿时矮了三尺。店里的豪华装修和豪华桌、椅、台之类，简直一钱不值了。连自己每日花一百元去电吹抹烘的头发和身上这价值数千元的西服、上千元的皮鞋都黯然失色了。如果这红色地毯下有黑洞，他会毫不犹豫地钻下去的。

蓦然，他定了定神，看见山狗光溜溜的脊背，圆胖的腰围和沾着油星子的硬刷胡子，不禁冷笑一声。随即从台侧的墙上拿过两只香港制造的豪华口袋，以最快的速度抢上前去。

“喂，两位小姐拿这个装着吧！”高谔说，“如果回去不方便，我叫我酒店的保安员荷枪送你俩……”

总经理一张罗，保安员龚龙和李赤不知从哪里倏然站出来。穿孔雀石旗袍的小姐们都围了上来，看热闹。是的，在金三角的日日夜夜，看见的富家豪客不少，却没有像这名山狗一样富得毛发都流油，而且出手如此不凡。而他那土相却令人哭笑不得。这种人也配有这么多白花花的钞票和靓女么？

这时，从灯光柔和有巴西铁树绿叶子掩映的角落走出来了两位艳装女郎。一位叫 PS 小姐，另一位叫 ES 小姐。两人都

取了英文字母代号，据说，这样会身价百倍，有神秘感，特别能引起半阴不阳对英文似懂非懂的男人的欢心。

两位小姐全是奇装打扮。PS小姐超短装，上见肚脐眼儿，下见大腿上部，描眉、画圈、涂红、喷油，不在话下，连那牛春袋大的小手袋也戴银披金，好不耀眼。她的长相倒没有特别之处，只是嘴唇略见翘起，更富有性感。ES小姐则蝉翼衣着，显出雪白肌肤的纹理来。连腋下那毛也特别醒目，至于下身那比基尼三角裤更是清晰逼真。她身材苗条，曲线反差度大，走起路来，一阵香风旋即飘来。

这两位小姐，白昼里从不见踪影，连高潞也难在白天见到她们，她们只在后半夜三至四点左右才在巴西铁树掩映的角落坐定。高潞也会打点，此位笃定留着，就是区长、市长也别想去坐。

“你这山狗呀，不是最中意打洞吗？”PS挤到山狗面前双手搭着他流油的肩膀，挤眉弄眼地说：“打洞好玩吧！今晚还打洞吗？”

山狗转脸，见是PS小姐，连忙赔笑道：“对对，我天天都在打洞，不打洞不行……打洞嘛，那滋味，你们是不知道的。”

许艳婷脸有恼色，瞪了许艳娥一眼，两人沉住气听着。艳娥把缸形挂包揽过来。

山狗正说着，ES小姐啪地打着火机，随即送来一支长咀烟，山狗的右嘴角巧妙地叼着香烟，火到时烟雾已一圈圈弥漫开来了。

“山狗哥哥，还记得英都酒店207房吗？”ES小姐诡秘地凑近山狗的耳朵，“嘻嘻，207，我俩都顶你唔顺（广州话，抵挡不了的意思）……”

“后来还是我征服了他!” PS 小姐说,“人头马果真厉害。喂,山狗,你说过谁征服你,你倍加奖赏,这不,今晚该兑现了吧!”

PS 小姐瞄着缸形挂包那白花花的票子摇着山狗的肩膀,妖声妖气地说。

山狗不管缠绕着他的 PS 小姐和 ES 小姐,只顾捧起花旗参水鱼汤咕咕地灌下去。又呷了几口壮阳鸡汤,伸直那条肥圆圆的腰朗笑道:“你们这些妖精,不是为了几个钱吗?老实说,今晚一分钱不给,这笔款子是给她们两人的!”

高谭连忙用两只豪华塑料袋分头装好钱,向保安使了个眼色。龚龙和李赤点头。

“哎哟,你这死山狗,转脸不认人啦!有了新欢,就忘旧爱啦。好呀,你这死山狗,今夜,我俩也不要脸了,就在这豪华金三角,都剥光了吧,看看你这山狗那玩意儿是泥捏的还是钢铸的!” PS 小姐的雪白腿儿早架在山狗的肩膀上,猩红的指甲正移向山狗的腰带。ES 小姐笑咪咪地一甩蝉翼把山狗沾满油星的胡楂儿搂进自己的胸部:“今晚还打洞吗?来呀!”

许艳婷啪地站上圆台,飞起左脚,正中 PS 的手链,只听“当啷”一声,手链飞落花梨椅上,接着右手抓着 ES 捏得她直叫嚷。

“大家有眼看着,这两位女人公开在金三角耍流氓,本小姐实在看不惯,特惩治她们。”许艳婷说着把 ES 推倒在红地毯上,接着又去抓 PS。只见 PS 扑过去找她的金手链,被许艳婷一脚踩住她的手:“你还配戴这些东西么?告诉你,要赖不要这么露骨!要山狗打洞是吗?就在这儿打吧!”

PS 也不好惹,腾扑过来双手叉着许艳婷的脖子,正要往死里捏,被许艳婷起手旋风似的把 PS 撩倒。ES 抬起花梨椅,